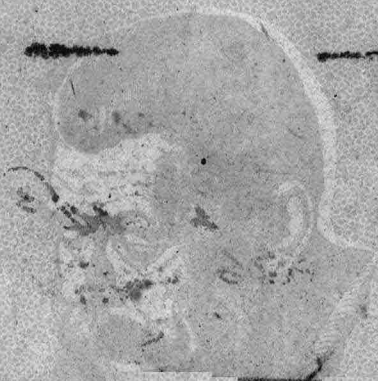


家事



高爾基選集

家事

耿濟之譯

一九五〇年 三 月第一版
一九五二年十一月第四版

上海印 5,501—7,500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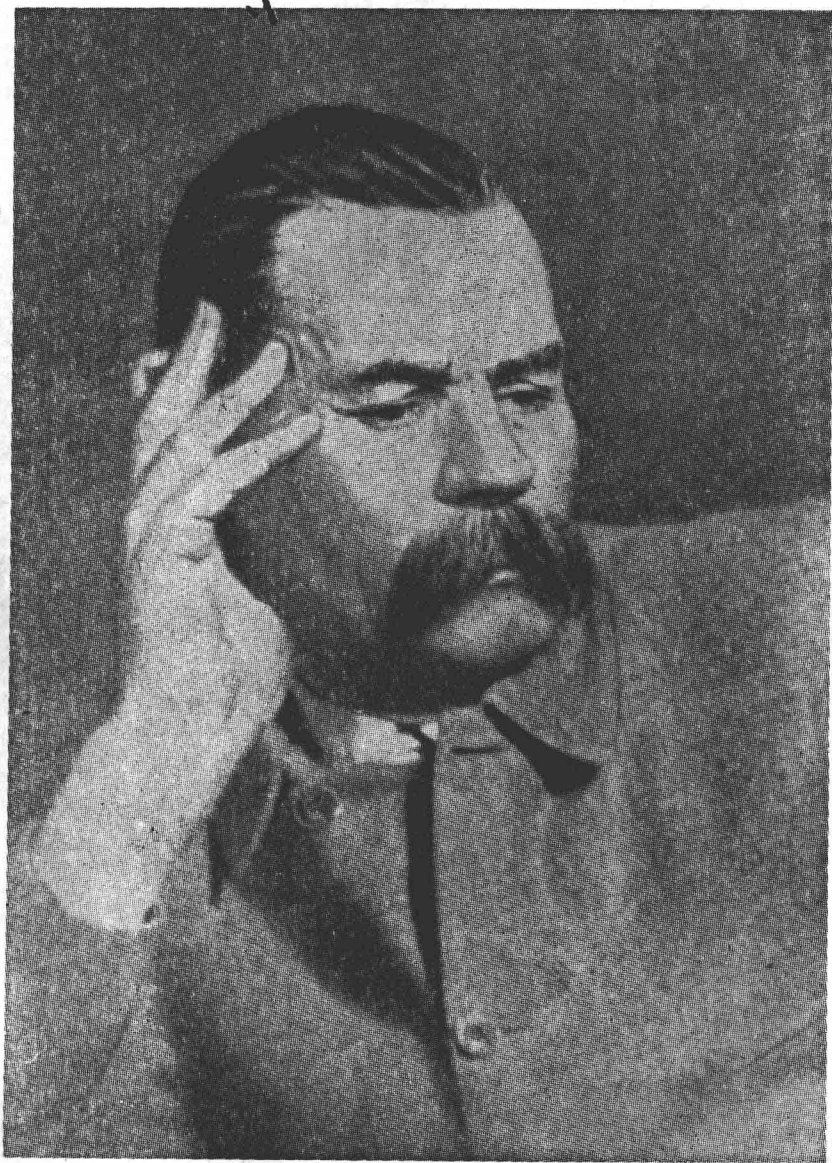
家 事

• 高爾基選集 •

著 者 高 爾 基
譯 者 耿 濟 之
出版者 上 緯 出 版 社
上海 寧波路 655 號
印刷者 春 明 印 書 館

編號. 466 B. 122 (10) P. 318 M. 1 25K

• 版權所有 •



前記

高爾基的這部小說發表於一九二五年，也正在他的祖國剛從戰爭，飢饉，動亂像惡蛇般纏繞着，似乎永遠不能完結的掙扎中脫離了出來；而他本人目擊大動亂中壯烈，悲慘，極端和不合理的一切圖畫，在狂暴緊張的漩渦中，爲他所終身從事的文化奮鬥，終於由舊疾的復發（青年時代種下的肺癆），離開了在苦鬥中的祖國，在風光明媚的靜寂的意大利山中，一面養病，一面重度他的文藝寫作的生涯。

這部書便在這環境中寫下的。它還有一部卷帙繁多的克里姆·薩姆金的一生（又名四十年），同屬高氏在革命後寫下來的僅有的兩部長篇著作。其餘的全是些回憶和自傳性質的短篇（固然我的大學也是在革命後寫的，但是它是自傳性的三部曲的第三部；第一和第二部爲童年與人間）。

此書和克里姆·薩姆金的一生一樣，在出版後立刻獲得了廣大的讀者羣，銷行冊數之多可以說是在俄國出版事業中創了無與相比的記錄。雖然嚴肅的批評界對於這兩部偉大的作品不無微詞，有的說他『不願走出狹窄的書齋的範圍以外』；有的說這是『冷門貨』；有的說晚年的高爾基已成爲『回憶錄和史記的作家』；其實那全是過於求全責備的話。這兩部巨著固然寫的是近年歷史的記錄性質的東西；前者（家事）可以說是一部俄國新興的資產階級的興亡盛衰的歷史；後者（克里姆·薩姆金的一生）則可稱爲俄國知識階級各種時代興替的史實。然而明眼的讀者總會理會出這兩書的線索是一直和現代的一切相通，並非拋棄了現實而置諸不聞不問的。讀者羣的廣大和學究式的批評的嚴酷成了反比例，不就是更好的一個證明麼？

我不願用較多的累贅的話爲這部書的中譯本讀者作介紹，對於書中的人物從事解剖般的批判和分析，這一切讓讀者自己去做罷。我想他們在讀完這書後所得的將比我現在替他們寫下來的完滿得多。

我要說出的祇是我個人的（離開了譯者和介紹這本書的人的身份）、關於這本書的一點印象：我覺得全書中我最愛老阿爾達莫諾夫的形象，而全書中亦以第一章的描寫最爲有力，最爲生動，最爲精采。（讀者須知：這書第一章是老阿爾達莫諾夫的本傳，第二章和第三章是他的長子彼得·阿爾達莫諾夫的本傳，第四章是他的孫兒耶可夫的本傳。所以第一章和第二章以下所叙的阿爾達莫諾夫爲父子兩人，讀者將感到奇突的是在第一章末阿爾達莫諾夫已死，而次章又出現了這名字，這是因爲全書着重在寫這家庭三代興替的歷程的緣故。）這老阿爾達莫諾夫勇敢、狡黠、樂觀，富於企業心，具有直率的性格。他創造新環境，和舊勢力奮鬥，而取得了成功。他雖具有野獸般、猙獰的面目，但面目的猙獰不能掩住他的原始性的真率的可愛。他是高爾基慣熟的，尤其是在早期的作品中常見的典型之一。

阿爾達莫諾夫的兒孫輩的形象比起他本人，似見遜色得多了。全書的結構我們乍看，似嫌平鋪直叙，甚至生出散漫和沉悶的感覺。但我又要重複一句：這是因爲全書着重在叙寫家庭興替的歷程，所以在外表上似有不甚緊張的、遲緩的故事進展，實則全書是極緊湊的，前後有呼應的。

我不知道我的譯筆能否傳達出來，我讀原文時我覺得這書的精采是在乎一章一段間各自個別的、叙寫的細膩，用字的謹嚴（不多也不少），對話的純粹和簡潔。

我努力想把原作文字的簡潔、樸實的格調在譯文中保存着；然而成功與否，須待讀者的批評。

最後要附說一句關於譯文的題目。本書原名爲阿爾達莫諾夫家的事情。我嫌它太冗長，想另尋一個簡短些的、抽象些的題目；思索了許多時候，終無適當的可以發見，到後來才決定用現在這個題目——家事，——那是從原文題目抽出了兩個字來，一種勉強的、取巧的辦法。

農奴解放令下後兩年，基督變容節那天彌撒祭時，『尼古拉』教堂的信徒們發現一個『陌生』的人——擠在人羣裏，不客氣的推搡着，在特達莫夫城內最受尊敬的神像前面插柱貴價的臘燭。勇武有力的男子，被鬚霜侵蝕得極多的圈形的大鬍鬚，吉卜賽式的，微黑的，彎曲的頭髮形成一隻厚帽，巨大的鼻子，瞳仁像小鵝似的灰色的眼睛從濃厚的山邱形的眉毛底下大胆地望人，當他垂手時看得見寬闊的手掌觸到膝蓋那裏。

他走近一羣知名士紳的行列，朝十字架膜拜，這尤其使他們不悅。彌撒祭告終時，特達莫夫的知名人士聚在廊下交換對於這陌生人的意見。有些人說是販牛商人，有些人說是郡長，但是市董長葉夫賽意·巴意馬闊夫，體弱，心善，而且性好和平的人，却輕聲咳嗽，說道：『也許是家僕出身，獵師，或是貴族娛樂方面的一類職業。』

布商博實洛夫，綽號『守寡蟬螂』，是一個雜亂無章的登徒子，愛說尖刁話，滿面雀斑，十分醜陋，當時不懷好意地說道：『你們瞧——他的手巴掌多長？走起路來，好像鐘樓上的鐘全是爲他撞響的。』

闊肩巨鼻的人在路中大踏步行走，好像走的是自己家裏的土地；穿着質地佳良的藏青呢外衣，好黑軟皮長靴，手插在口袋裏，肘緊壓腰際。市民們囑咐燒聖餅的女人葉爾唐司卡詳細打聽他是什麼人，隨着在撞響的鐘聲裏各自回家喫餡兒餅，還受了博實洛夫到他的楊梅林裏去喝晚茶的邀請。

飯後有些特達莫夫人看見這不見經傳的人到河邊，『牛舌』灣，拉脫司基公爵的峽地；他在柳林裏走來走去，用平正寬闊的步伐量着沙峽地，將手掌掩在眼上，瞭望城市，渥卡河，像繩結般紛亂的支流，池沼狀的小

漢瓦達拉克莎。特選莫夫城裏住的全是謹慎的人，誰也不敢喚他，問他是什麼人，做什麼事。後來到底打發了巡捕韃子。韃司卡前去。他是城裏的小丑和酒鬼。當時當着衆人，也不避婦女，不知羞恥地脫下官家發的制服褲子，採戴的軍帽還留在頭上，涉足渡過沉泥頗厚的瓦達拉克莎河，挺起醉鬼的大肚，舉着可笑的，鵝走的步伐，走到陌生人面前，爲了增加勇氣，故意大聲問：『你是誰？』

沒有聽見陌生人怎樣回答，不過韃子立刻就回到自己的人那裏，敘說道：

『他問我：你怎麼這樣難看？他的眼睛惡毒得很，像強盜一般。』

晚上，在博賈洛夫的楊梅林裏，燒聖餅的女人葉爾唐司基，頸腺腫大的女人，著名的卜者和先知者，凸出可怕的眼睛，向良善的人們報告道：

『他名叫伊里亞，姓阿爾達莫諾夫。他說他打算住在我們這裏，經營一種事業，是什麼事業，——我沒有探出來。他順着伏爾哥洛特的大路來的，三點鐘後就從原路回去了。』

就這樣也沒有對於這人打聽出什麼特別的來，這很不痛快，好像有人深夜叩齒，就隱沒了，因此不發一言的預告災害的將臨。

過了三星期左右，市民們記憶裏的創痕差不多磨平了，忽然這阿爾達莫諾夫星期四那天親身到巴釐馬闊夫家去，像劈斧似的說道：

『你瞧，葉夫賽意·米脫里奇，新的住戶到你的聰明的手裏來了。請你幫幫忙，讓我在你的附近住下來，創立好的生活。』

簡短而有頭緒地講述他是拉脫司基公爵的人，原住勒提河庫爾司基封田；曾充當戈渥爾基公爵的收租人，農奴解放後離開他，受了重賞，決定經營事業：開設布廠。他的妻子已故世，孩子們老大叫彼得，次子是駝骨，名叫尼基大，第三個叫奧萊士卡，本是姪兒，由伊里亞收做兒子。

『此地的鄉下人不大禮藏的。』——巴意馬闊夫在癡想中說。

『我們會讓他們多種。』

阿爾達莫諾夫的聲音濃重，粗魯，他說話好像大鼓，然而巴意馬闊夫一輩子在地上謹慎走路，輕聲說話，似乎怕驚醒一個可怕的人。他睜着悲哀的丁香的和藹的眼睛，望着阿爾達莫諾夫的兒子們像石頭般站立在門外；他們全是不大不同的：老大像父親，寬闊的胸部，眉毛聚攏在一起，眼睛是小的，像熊眼；尼基大的眼睛是處女式的，大而發藍，像他的襯衣；奧萊克謝意是頭髮蜷曲，臉色紅藹的美男子，皮膚蒼白，目光直而快樂。

『一個孩子要當兵去嗎？』——巴意馬闊夫問。

『不，我自己需要他們，有證書在手裏。』

阿爾達莫諾夫向孩子們揮手，吩咐道：

『出去罷。』

在他們守着長幼輩份，魚貫地輕聲走出以後，他將重掌放在巴意馬闊夫膝上，說道：『葉夫賽意·米脫里奇，我連在一起，想向你求媒；把你的閨女嫁給我的大兒子。』

巴意馬闊夫竟大吃一驚，在長椅上跳了起來，搖手。

『你怎麼啦！我初次和你見面，還不知道你是什麼人，你居然來這手！我祇有一個閨女，出嫁還早，你也沒有看見過她，不知道她是怎麼樣的。』——你怎麼啦？』

阿爾達莫諾夫從蜷曲的鬍鬚裏發出冷笑，說道：『關於我——你可以問警官，他受過公爵的恩德，公爵寫信給他，叫他盡力爲我幫忙。你不會聽到什麼壞的，聖像可以做保證。你的女兒我很知道，我私下裏到這城裏來過四次，這裏的一切事情我全知道，全都打聽清楚了。我的大兒子也來過，見過你的女兒，——讀你安心罷！』
巴意馬闊夫感覺好像是一隻狗熊撲到他身上來一般，求着客人道：

『你等一等……』

『不久是可以的，如果久等——就等不及了，』——固執的人大聲說，朝窗外院裏喊道：『你們來呀，對主人鞠躬。』

他們辭走後，巴意馬闊夫懼怕地望着聖像，畫了三次十字，微語道：

『上帝——佑我！這是什麼人？免去我的災難罷。』

他擊着手杖，踱進花園裏去，妻子和女兒正在菩提樹下燒糖漿。肥胖，美麗的妻子問道：『那些年輕人在院裏站着的是什麼人？』

『不知道。挪泰里亞那裏去啦？』

『到廚房取糖去了。』

『取糖去了，』——巴意馬闊夫陰鬱地重複着，坐到草編的椅上，——『糖呀。人們說，農奴解放令下後大家都有不安，這話很好。』

妻盯着他一會，驚慌地問：『你說什麼？又不痛快了嗎？』

『我的心痛起來了。心想這人是來接替我的。』

妻開始安慰他。

『得了罷！現在人從鄉下到城裏來的有的是呢。』

『就因為來的人多呢。我暫時不對你說，讓我想一想。』

過了五晝夜，巴意馬闊夫躺下床去，又過了十二晝夜便死了，而他的死投下了更深厚的黑陰到阿爾達莫諸

夫和他的兒子們的身上。在市董長病時，阿爾達莫諸夫來過兩次，他們兩個人面對面談了許多話；第二次巴意

馬闊夫把妻子喚進來，兩手疲乏地合在胸前，說道：『你同她說罷。我大概在世也不久啦。讓我休息休息罷。』

『同我出去一會，烏里央娜、伊凡諾夫娜，』——阿爾達莫諾夫命令着，也不瞧女主人是不是跟在後面，自己出屋去了。

『去罷，烏里央娜！大概這是命運，』——市董長看見妻不敢跟客人出去，就輕聲勸她。她是聰明的女人，具有自己的性格，不加思索是從來不做什麼事的，但是結果却是這樣的：一小時後她回到丈夫身傍，用美麗的長睫揮彈下淚珠，說道：『米脫里奇，顯然真是命運；你祝福你的女兒了罷。』

晚上她將服裝華麗的女兒領到丈夫床前，阿爾達莫諾夫把兒子推過來，男女兩人互不看視，拉住手，低頭跪了下來，巴意馬闊夫喘着氣，將鑲珠的祖傳的古神像蓋在他們頭上：

『爲了聖父，聖子的名——上帝，願時常賜恩惠給我的唯一的子息！』

又厲聲對阿爾達莫諾夫說道：

『記住，——我將女兒託付給你，你應對上帝負責！』

阿爾達莫諾夫對他鞠躬，手觸着地板。

『知道的。』

沒有對未來的兒媳說一句和藹的話語，看也不看她和兒子，頭朝門外一指，說道：

『出去罷。』

等被祝福的男女走出以後，他坐在病人床上，堅決地說道：『請放心罷。一切會進行順利的。我給我的公爵們當了三十七年的差，沒有一點差兒，人不是上帝，人不是慈悲的，很難博取他們的歡喜。親家母烏里央娜，你將來不會錯的，你代替做我的孩子們的母親，已經吩咐他們尊敬你老人家。』

巴意馬闊夫聽着，默默地望着屋隅，神像，哭泣了，烏里央娜也噙泣了，這人却惱怒地說道：

『唉，葉夫賽意、米脫里奇，你回去太早，不肯保重自己。我真是需要你，太需要了！』

他用手將鬚鬚梳得刷刷的響起來，大聲嘆氣。

『我知道你的事情；你誠實，又極聰明，你同我再活上五年，事情會做得很好的，——但這是上帝的意志。』

烏里央娜喊着，顯得可憐的樣子：

『你這烏鴉怎麼儘咕咕的叫着，來嚇唬我們？也許會——』

但是阿爾達莫諾夫立起來，對巴意馬闊夫齊腰鞠躬，像拜死人似的：

『感謝你對我的信心。告辭罷，我要到渥卡河去，載着產業的一隻小船到了。』

他走後，巴爾馬闊夫女人生氣的痛哭起來：

『這鄉下野人，連一句和藹的話都沒有對他兒子的未婚妻說一下。』

丈夫阻止她：

『不許哭，不要吵我。』

想了一想，又說：

『你可以靠他，這人也許比我們這裏的人都好。』

巴意馬闊夫死後全城都來送殯致敬，五個教堂的牧師們全到了。阿爾達莫諾夫一家同死者妻女一起在殯後隨行：這使市民們感覺不快；駝子尼基大落在最後，聽見人羣裏嘟囔着說：

『不知道是什麼樣人，居然一下子就鑽到頭位上去。』

博實洛夫旋轉着橡實色的圓眼，微語道：『死者葉夫賽和烏里央娜兩人全很謹慎，從不做亂七八糟的事，一定有什麼秘密在裏面，一定這烏用什麼方法誘惑了他們，否則他們會同他結成親戚麼？』

『是的，這是黑暗的事情。』

『我說是黑暗的事情。一定是偽幣。要知道巴意馬闊夫生前真是聖人一樣呀。』

尼其泰俯首聽着，駝背彎得低，似在期待打擊。那天有風，風追着人羣吹颺，幾百隻腿舉起的灰塵像雲烟般在人後面飛揚，厚厚的拍貼在除下帽子的油光頭髮上面。有人說：

『你瞧，灰塵把阿爾達莫諾夫撒得滿臉，——發灰色氣了，這吉卜賽人——』

烏里央娜在丈夫葬後十天上就帶着女兒到修道院去住，把自己房子租給阿爾達莫諾夫。他和他兒子們像狂騾般旋轉着，從早到晚在衆人眼前閃過，在街上迅快地行走，匆忙地向教堂畫十字；父親好囑鬧，愛怒，長子陰沉，不好說話，顯然是胆怯，或害羞，美男子奧萊士卡同男人們好爭辯，看見女人就大胆地眯眼睛，尼基大從日出移就把尖駝背帶到河的對岸，『牛舌』灣去，在那裏，木匠，石匠聚了一大堆，建築一所長形的，磚製的工人宿舍，又在傍邊奧卡河邊造一所雙層大房，用十二俄寸厚的木頭，活像一所監獄。晚上，特遠莫夫的居民聚在瓦達拉克莎岸傍噓雨瓜子，和向日葵子，傾聽鋸刀尖利的嘶聲，鉤子的沙響，銳利斧頭甜蜜的裂聲，帶着嘲笑回憶建造巴比倫寶塔的無用，博賓洛夫還用安慰的口氣爲這些陌生人預斷一切的不幸：

『春天水會把這難看的建築物淹沒的。也許會發生火災：木匠們儘抽烟，到處是鉤屑。』
癆病樣的神父瓦西里應和着他：

『在沙上建築的。』

『工人聚了攏來，——開始喝酒，偷東西，淫亂。』

身軀偉大，灌滿脂肪，滿身肥臃的磨房主人，兼酒店老板路加·巴司基用嘶啞的低音安慰大家：

『人多了，——容易吃飯。不要緊的，讓他們工作罷。』

最使市民們可笑的是尼基大·阿爾達莫諾夫；他在一大方塊地皮上砍倒柳樹顆子，掘去樹根，整天挖瓦達拉克莎河裏的肥爛泥，切開池沼裏的泥炭，駝背朝天，放在小車上運走，鋪到沙地上，烏黑的一堆堆的放着。

『想弄英國呢，』——市民們猜出來了，——『這個傻子！沙子上加肥料有什麼用？』

太陽落後，阿爾達莫諾夫一家，父親在前，別人隨着魚貫地渡過小河，身影落在碧綠的水上。博賓洛夫指着說：『瞧呀，瞧，——這駝子的影兒！』

大家都瞧見第三個走着的尼基大的影子在異乎尋常的戰慄，似乎比他的弟兄們的長影還重些。有一次，大雨後河水漲了，駝子被河藻絆住脚，或是向坑裏踏空，竟沒入水裏去了。岸上的傍觀者全都高興得哈哈大笑，祇有奧里古士卡·奧爾洛瓦，醉鬼鐘錶匠的十三歲的女兒，憐憫地喊出：

『噯唷，噯唷，——要沉死了！』

有人朝她的後腦擊了一下：

『不許瞎嚷嚷。』

走在最後的奧萊克謝意鑽身入水，抓起他哥哥，讓他立住了身子。兩人全身濕淋淋，爛泥塗滿在衣裳上，登上岸後，奧萊克謝意就一直朝着人羣走去，使大家全退後讓開他，有人懼怕地說：

『你這小畜生——』

『他們不喜歡我們，』——彼得說。父親一邊走，一邊朝他的臉望了一下：

『過些時候——會喜歡的。』

又罵起尼基大來了：

『你這笨蛋，瞧着點脚，不要讓人家發笑。我們活着不是爲受人家嘲笑的，木頭！』

阿爾達莫諾夫一家住在那裏，同誰也不相結識，一個肥胖的老婦替他們管理家務。她全身穿着灰色服裝，頭上繫着黑頭巾，頭巾的結兒凸出着，像是尖角，說的是一種揀壓的言語，說得不多，也不易了解，好像不是俄羅斯人；關於阿爾達莫諾夫家裏的事情向她打聽不出什麼來的。

『假裝做和尚，這些強盜——』。

有人打聽出父親和長子常到附近鄉村去勸農人種麻。有一次出行時伊里亞·阿爾達莫諾夫受了偷逃兵士的襲擊，他用縛在鞵皮帶上的兩磅重的鐵錘擲過去殺死了一個，把另一個的腦袋擊破了，第三個便逃走了。警官薩獎阿爾達莫諾夫，但是貧窮的伊里因教區的青年牧師却爲了這殺案決定作贖罪的苦行，——站在教堂裏誦經四十晝夜。

秋天的晚上，尼基大對父親和弟兄們朗誦聖賢生活記述，教堂長牧的遺訓，父親却時常打插他說：

『這些言詞很高深，不是我們的理性所可了解的。我們是粗人，不會想這些，我們生出來是做普通事情的。先公爵猶里讀了七千卷書，用思想用到連上帝全不信了。他走遍了許多地方，見過不少帝王，——是一個有名的人物！但是造了一所布廠，——沒有幸好。無論想做什麼，都做不成。祇有一輩子靠鄉下人的糧米過活。』

他說時把話語說得很清切，停下來想想，自己凝聽所說的話，重又教訓起孩子們來了：

『你們以後的生活很難過，你們自己就是律法和保障。我這一輩子過的日子不靠自己的意志，是聽人家吩咐的。看出來不應該這樣做，却不能更改，不是我的事情，是主人的。不但不敢照自己的意思去做，連想都不敢想一想，就怕把自己的和主人的理性攪亂了。你聽見沒有，彼得？』

『聽見的。』

『對呀。你要明白。人活在世上，好像沒有他似的。自然責任小些，不用自己走路，有人駕駛你。不負責任的生活容易過些，但是沒有什麼意義。』

有時他說上一兩點鐘，老是問孩子們：聽見沒有？坐在爐台上面，腳懸空掛着，手指梳理鬚鬚圈兒，不慌不忙的烙出一環環的話練。寬廣清潔的廚房裏是溫暖的黑暗，窗外風雪呼嘯，在慰貼玻璃，像熨燙絲綢，或是不

霜凍在蔚藍的寒冷裏破裂着。彼得坐在桌傍燭燭前面，翻紙作響，輕聲地打算盤珠子。奧萊克養意幫忙他。尼基大巧練地用樹枝編筐。

『現在皇上給我們自由了。這應該明瞭：這解放究竟有什麼計算？喂羊吃草也不是沒有計算的，現在却是整個民族，好幾十萬人都被解放了。這意思就是皇上已經明白，在貴族們身上取不到什麼，他們自己要用的。戈涅爾公爵在解放令以前已經猜到這層，對我說：強迫的工作並不合算。這樣信任我們，叫我們做自由的工作。現在當兵的不再消二十五年的槍，却應該去工作。現在每人應該表現自己能做什麼事。貴族制度已到了末途，現在你們自己就是貴族，——聽見沒有？』

烏里央娜·巴意馬關瓦在修道院裏住了差不多三個月，回家以後，第二天阿爾達莫諾夫就問她：

『快辦喜事了罷？』

她惱怒了，生氣地瞥着眼睛。

『你怎麼啦，醒醒罷！父親故世還沒過半年，你就——你不知道罪孽麼？』

阿爾達莫諾夫嚴聲阻止她：

『親家母，我看不出有什麼罪孽。貴族們做的還算少，可是上帝包庇着。我有需要；彼得需要一個女主人。』

隨後他問：她有多少錢？她答道：『女兒的妝奩是五百塊錢，多一個大不能給！』

『你會多給的，』——身材高大的農人自信而且不經意地說，釘看着她。他們對坐桌傍，阿爾達莫諾夫手靠在桌上，雙手的手指插進鬚鬚的濃絨中，女人皺着眉頭，胆怯地挺直身子。她的年紀已在三十以外，但是她顯得十分年輕，在她的飽滿紅潤的臉上閃耀着淺灰色的，聰明的眼睛。阿爾達莫諾夫立起來，挺直身體。

『你很美麗，烏里央娜·伊凡諾諾夫』。

『還要說什麼話？』——她問，帶着生氣和嘲弄的神情。

『沒有什麼話說了。』

他不高興地走出，沉重地倒退着兩腳，巴意馬關瓦目送着，偶然在衣鏡的冰面上瞥了一眼，憤憤的微語道：

『鬍子鬼。黏上了……』

她感到在這面前自身的危險，就走上樓找女兒，但是娜泰里亞不在那裏，向窗外望去，看見女兒在院裏大門傍和彼得並立着。巴意馬關瓦趕緊跑下樓梯，站在台階上喊道：

『娜泰里亞——回家來！』

彼得對她鞠躬。

『青年人，母親不在身邊，同女兒講話，太不合規矩了。以後不准這樣！』

『她是我的未婚妻，』——彼得提醒她。

『一樣的，我們有自己的規矩，』——巴意馬關瓦說，但是自己問道：

『我生氣什麼？年紀輕，還能不親熱親熱。有點不好，似乎是妒忌女兒。』

到屋裏她狠狠地揪住女兒的辮子，到底禁止她同未婚夫私自講話。

『雖然他已和你訂親，但是還沒有到時候，不定怎麼樣呢，』——她嚴聲說。

陰暗的驚慌攪亂她的思想；幾天以後他到葉爾唐司卡耶那裏去問卜未來，——全城婦女是常到這頸腺腫的，肥胖的，像一口鐘的魔術婦那裏去訴出自己的罪孽，恐懼和苦痛的。

『這沒有什麼可問卦的，』——葉爾唐司卡耶說，——『我對你直說：你應該靠這人。我的眼睛朝額角頭上瞥不是沒有理由的，——我知道人，我看透他們，像看透那付紙牌一樣，你瞧他的事情多末順利，像滾球一』